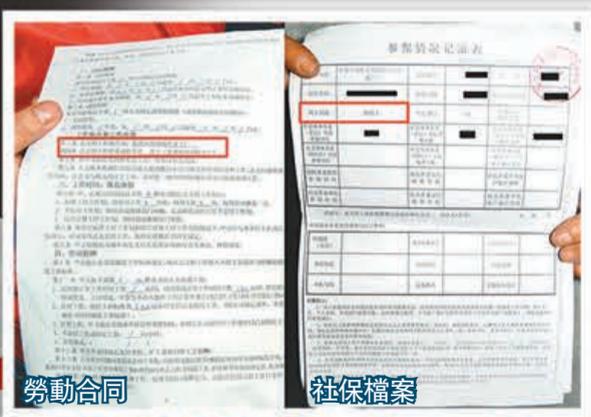


■工人勞動合同顯示其為正式工人，社保檔案顯示為「臨時工」。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東莞報導）東莞最大的鞋廠裕元鞋廠疑因未按勞動法為工人購買社保，數千工人前日在高埗鎮遊行抗議。有參加維權抗議工人昨日對本報表示，資方多年來並未嚴格按勞動合同規定每年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且沒有為許多工人購買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及女工的生育保險，只有工傷保險一項。一名老員工被資方當「臨時工」看待計算社保，本來每月330元的社保費變成27.15元。工人表示，明天（8日）上班後，如果廠方仍未有回覆的話，工人將再組織罷工，爭取權益。

■東莞裕元鞋廠數千員工因不滿公司少購社保，前日上街遊行抗議。
網上圖片

裕元工人：鞋廠少繳社保費十年

老員工當臨時工計數 明天擬再罷工



在裕元三廠已工作14年的一名張姓員工對本報稱，廠方並沒有每年與老員工續簽勞動合同，購買社保的標準也參差不齊，工人們多年來對自己的社保繳費情況始終模糊不清。「從兩年前開始，廠裡沒有和我續簽勞動合同，我們工人其實也不懂這個方面的事，只以為我們是老員工了，每個月都會有工資條給我們，就沒有在意，原來我們這兩年就變成了『臨時工』身份。」裕元三廠工人丁師傅透露，去年與廠方簽訂的勞動合同中，社保只規定了工傷保險一類，周圍多名工友與自己情況類似，廠裡只有中層幹部以上才購買齊了所有社保，普通工人大部分都只有工傷保險。對此，工人們紛紛要求廠方解釋清楚，並補齊多年來欠繳的社保費用。

規定企業需繳納員工總收入的11%，員工個人承擔8%。張先生透露，他每月總收入3,000元左右，廠裡需為他繳納社保330元，但他去社保局查詢到的繳費記錄為以1,810元為基礎繳納的社保，繳費率為1.5%，每月繳納27.15元。「以此計算，裕元6個廠近10萬工人，廠裡每月需要繳納社保費3,300萬，但實際應該只繳納了280萬左右。」

了工時，按規定周六上班加班費是按平時2倍標準發放，但最終工廠將周末三天加班頂替了平時的缺工，白天的8小時仍然按1倍工資發放。近幾年廠裡用了許多辦法剝奪工人的待遇，社保問題僅是其中之一。」

勞方要求補交欠額

裕元一廠的員工楊先生表示，他們現在主要有幾個訴求，第一是希望廠裡能按照他們的實際收入，把以前少交的社保額額度，全部補交完；第二是讓廠裡根據規定，給員工購買住房公積金；第三是希望廠方就他們在社保登記裡為什麼會變成「臨時工」給一個解釋；第四是讓廠裡解釋之前為他們交社保費用的標準是怎麼設定。據楊先生透露，目前員工們已經將他們主要的訴求整理成文字，交給了廠方。

曾經剝扣 工人積怨

對於裕元廠方稱實成集團台灣董事會已經知曉此事，且承諾在4月14日與工人代表進行最終解決方案的協商。但張姓員工表示，他已不相信廠方的承諾，「去年我們就因為公司剝扣加班費罷工過，廠裡當時答應補齊所欠的加班費，但工人復工後並未施行。」張師傅表示，此事不了了之，讓工人與廠裡存在積怨，許多工人對14日給答覆的回復並不滿意，「我聽裕元一廠的幾個工友說他們打算假期結束後8號上班第一天就去討說法，如果沒有任何回復就會再罷工。」

張先生透露，裕元廠近兩年的工資標準是按東莞市規定的最低工資發放，工人們賺錢主要靠加班費。「去年2月份，我有3天沒上正班，周六補齊

■工人在高埗鎮街頭聚集抗議。
受訪者供圖

勞動法規定的五險一金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須與員工簽訂正式勞動合同，並為員工繳納「五險一金」。「五險」指的是五種保險，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一金」指的是住房公積金。其中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險，這三種險是由企業和個人共同繳納的保費，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完全是由企業承擔的，個人不需要繳納。

■何花整理

違法成本低 珠三角漏逃社保肆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導）東莞裕元鞋廠數千員工罷工遊行，向資方追討社保。專家表示，社保繳費基數按照最低工資繳納是珠三角製造業的一個普遍問題，為節省成本，一些大企業不會全數繳納社保，如不繳數額較大的養老保險；至於中小型企業欠繳員工的社保問題就更嚴重。同時，由於違法成本過低，不少農民工維權意識淡薄，令部分企業肆無忌憚混水摸魚，以此降低成本。

根據現行社保法，不論企業拖欠了勞動者多少年的社保，如社保部門要求企業補繳，也只能要求補繳兩年。同時，根據統計數量顯示，真正要求補繳的情況是極少數的，絕大多數流動性極強的珠三角農民工不會為自己維權，無形中導致企業認為是違法沒有成本，變相放縱了企業的行為。

借口工資浮動 降繳費基數

深圳大學法學院勞動法教授羅玉娟表示，根據國家社保法律規定，社會平均工資的60%—300%為社保繳納基數，勞動者工資在此範圍內應以實際工資為社保的繳費基數，工資收入無法確定時，繳費基數按當地勞動行政部門公佈的當地上一年職工平均工資為繳費工資。

「在東莞、深圳及珠三角地區的農民工因加班費每月都有浮動，每人每月都以實際工資收入做為基數繳費不現實，企業通常按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做為繳費基數，方便統計也減少了用工成本。」

利用外來工薄弱維權意識

深圳市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主任張治儒亦表示，國家規定社保應繳「五險一金」，除工傷保險之外的其他四險都要由勞動者和企業共同按比例繳納，而醫療和失業保險繳費金額很小，每月僅幾元至幾十元，相較之下養老保險勞動者和企業的繳費金額則分別高達200元至400元。「珠三角農民工對社保法律了解不深，維權意識淡薄，以為自己終究要回鄉養老，不會享受到社保的福利待遇，因此不願意購買社保；另一方面，勞動者維權需要自己舉證，大多數農民工還在工作期間，會擔心維權導致和企業的員工關係變惡劣。」

專家解讀

330元月費僅繳27元

按照東莞社保局的規定，工人的社保應包括工傷、養老、醫療、失業及生育保險，社保繳費率

後金融危機 鞋企龍頭風光不再



■作為台資企業，東莞裕元鞋廠曾獲蕭萬長率團參觀。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東莞報導）裕元鞋廠近日再次引起多方關注，不過此次並非因為產值再創新高或者知名人士到訪，而是疑因欠繳社保。作為東莞規模最大、員工人數最多的鞋廠，

東莞高埗鎮的裕元鞋廠一直是行業內的標杆。

好景時代 外來工爭崩潰

該廠是全球最大的製鞋商台灣寶成集團在大陸的工廠，是Nike、Adidas、Reebok、Puma等60多個全球頂級運動品牌的代工廠，市場佔有率約佔全球運動鞋及休閒鞋的20%，多年來在運動鞋市場獨霸一方。

1988年裕元廠進駐高埗鎮時，全鎮僅有兩家外資企業。十多萬工人的進駐讓高埗鎮從最初的農田、水塘變成如今現代化的廠房連片，工人們如今依然會情不自禁的再回憶起2008年以前的裕元，在那個整體環境欣欣向榮的時代，人人都好賺錢。

曾在裕元廠工作過十多年的管理人員回憶稱「當時為了進廠，除了依靠熟人親戚介紹推薦，還需過五關斬六將，工廠裡挑一，難度不

亞於今天的公務員考試。進廠的人感覺也比其他廠高一頭，心裡挺美的。」

廠房西遷 生產現員增長

然而，時過境遷，2008年國際金融風暴後的裕元廠訂單每況愈下，工人從最高峰時期的超過20萬，下降到現在數萬人。隨著工廠內遷至內地其他省份，周圍連連依靠裕元廠工人維持生計的出租屋都紛紛「關門大吉」。據統計，中國大陸勞動力成本過去十年上漲350%，今年東莞工人普遍月薪已經上漲至3,000元左右，比印尼、越南等地工人成本高一倍。

根據寶成集團公佈的數據顯示，其在大陸工廠的生產線從2011年的204條，減少為153條，減少了51條，即便如此，去年以來寶成集團在大陸的業務增速放緩甚至出現了負增長，裕元鞋廠產值從高峰期的逾10%下降為1.4%，盈利能力也下跌至2.4%，已跌至鞋業正常界限5%以下。節節升高的人力成本與不斷下降的利潤率使得該公司早已不復從前的「風光」。

最低工資滬最高 學者：還可上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導）據不完全統計，截至今年4月1日，重慶、陝西、深圳、山東、北京、上海、天津等內地7個省市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其中上海調整到1,820元，為內地月最低工資標準（最低月薪）和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低時薪）最高地區。但學者指出，目前各省區市的最低工資標準距離國際通行慣例還有差距，仍有相當大幅度的上調空間。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勞動關係系主任喬健表示，一般來講，最低工資標準有幾種測算法，一種是恩格爾系數法；還有一種是比重法，也就是確定一定比例的最底人均收入戶，統計出他們的人均生活費用支出水平，乘以平均贍養系數，再加上調整數。而2004年實施的《最低工資規定》要求，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此次上海和北京上調後的最低工資標準都是剔除了「三

險一金」（三險即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一金即：住房公積金）後的淨收入，力度還是很大的。

喬健就指出，按照國際通行慣例，最低工資標準一般應當是社會平均工資的40%至60%，但目前內地還沒有一個省區市達到40%，說明最低工資標準仍有相當大幅度的上調空間。